



南瓜进城

□陈劲

“哇，这个南瓜么不了台，十天八天吃不完。”
“这么大的南瓜，我倒是见得不多。”
还没走进母亲的菜园，就听见一片赞叹声，一个圆不溜秋、近似轿车轮胎那么大的老南瓜倚靠在田坎上，母亲和乡邻们畅谈着。我好奇地走过去，拿起瓜蒂往上提，感觉有些吃力，用双手抱才行。

自记事起，家里就不缺南瓜。母亲于初春栽种，初夏便有脆嫩鲜香的南瓜丝上桌。至秋天成熟季节，我随父母、哥哥快乐奔走，脚步徜徉于山这边的这块土、山那边的那片坡，在盘根错节又婀娜多姿的藤蔓间找寻着一个各具形态的老南瓜。然后，所有南瓜被一家人背回来，堂屋、灶房、柴屋几乎都放满。这样的情景直到我和哥哥成家立业离开老屋，逐渐年老的母亲才不得不减少了南瓜的栽种。母亲说，南瓜好着呢，既易种，又充饥，更养胃。那时，在母亲的操持下，南瓜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大主菜和主食。炒南瓜、煮南瓜、蒸南瓜，还有南瓜稀饭、南瓜焖饭、南瓜馒头等，都甜蜜蜜地溜进过我们圆圆的肚里，滋润着那一天天生长的胃。即便其他东西欠缺一点，但看见还有南瓜，心中便踏实了许多。如今几十年过去，实现吃南瓜自由的美好回忆还在脑海里流淌。

“二娃快来，把这个大南瓜扛回去，你婆婆送给你啦。”二婶大声喊着我家二娃。几

岁的娃儿肯定不行，只见他费尽吃奶的力气南瓜才动了下。就在大人们的笑声中，二娃换了个方式，把南瓜当作皮球，顺着有些倾斜的田间小路滚了起来，虽滚不了多远，但这番操作又引来一阵开心的笑声。

“送给哥哥好些，他今年还没吃到你种的南瓜呢。”我对母亲说，哥哥一家在重庆城里打拼多年，他因职业关系吃饭常没个准点，以致肠胃变得有些娇气，春节团聚时我还劝他多吃点南瓜。再说，这个大南瓜保准哥哥满意。说完，我惬意地拍了拍二娃正玩耍着的南瓜。母亲有些迟疑，面露难色，南瓜这么重，路又这么远，不好办呢。二婶说，“有快递嘛。”节俭的母亲摇了摇头。我眉头一皱，接过二婶的话说，“下个月我要进城一趟，顺便开车就送过去了。”母亲又觉得我平时很少开车去城里，不大熟悉城市道路。“莫担心嘛，我开起导航的，车开慢点就是。”我轻松地对母亲说，“你大半年没见哥哥了，要不你也去？”“要得，就当一家人进城团聚。”二婶附和着。母亲于是点头同意。“南瓜进城”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进城那天，我们先不向哥哥提及，免得他又是准备一大桌，到时也给他个惊喜。虽是高速路，我却保持匀速状态，将车开得稳稳的，让母亲感觉舒适。南瓜呢，早被我放到后备厢一个大号纸箱里，我明显感觉那头分量重些，于是由衷地说，“有大南瓜压

轴，稳当得很。”

一路笑谈，车子不觉已驶进繁华的中心城区。“离目的地还有多久？”我通过语音问手机里的导航。“快了，还有两公里”。一车人正高兴，前面车辆忽然来个急刹，我随即点刹，整车人顿时都惊了一大跳不说，放在车头部位的手机也掉了下来，刚好掉在副驾驶下面。就在母亲弯腰捡时，后面车辆响起了喇叭催促声。我启动车子继续走，前面是个三岔路口，我接过母亲递来的手机，发现导航声音与页面都不见了，只得凭印象走了。

“是不是走错了？”坐在后排的妻子发觉方向不对，忙从包里拿出手机重新导航。母亲呢，忍不住给哥哥打了电话。我一边在哥哥的描述中前行，一边耐心地等着妻子手机导航的声音……车子终于驶上了正轨，导航显示还有两公里。“绕了这么个大圈，又转回来了。”母亲直言这趟路辛苦我了。妻子却先说，“在城里开车绕圈圈是常有的事，费点油而已。”

“莫着急，我在路口等着的。”哥哥在电话里说，“中午我就用小时候香喷喷的南瓜糯米焖饭招待大家，外加地道的重庆火锅。”

(工作单位：
重庆市万盛经
开区档案馆)



蔦蔦蒜苗味儿浓

□姚明祥

一日，收费大厅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我说有客户找。洗澡时打不起热水器要求增加水压，洗衣时嫌水小要求增开闸阀……多数时候是工作人员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不需要我这个客服中心的负责人出面。除非是对水表计量有怀疑，对我们工作有建议，对某个工作人员有投诉……这些客户，我才单独接待。那么，要找我的客户到底属哪类呢？

收费大厅就在单位大门外的左侧。下楼往外走，只见大门一侧站着一位年逾五旬的大娘。她头发蓬乱，面容黧黑，衣着简朴，身背竹篾，一见就知是个土里操劳的人。大娘不时偏头张望门洞里出来的每个人，愣愣怔怔地，是在回忆判断，又似在等待寻找。

找我的人，该不是这大娘吧？我看她一眼，径直走进收费厅。大厅里的工作人员却朝外一指：“就是那卖菜的大娘。”我返身向她走去。她要找我干什么呢？可我一时又想不起她是谁。在小县城工作，时常免不了有弯来拐去的农村远房亲戚，尽管从未见过面，但人家满怀希望访街挨巷问着姓名找上门来，求我办一些在他们看来我很容易办的事。老实说，我怕见这类叫我莫能助的农村亲戚。

我走过去靠近：“大娘，你找我？”

她一愣神：“你看我这老眼昏花了，你就是姚主任？”

称我职务，没直呼我乳名，不是我的农村亲戚，是客户，我吁气点头：“大娘，有哪样事？”

她回身解下背篾，抓出两把蒜苗捧给我：“姚主任，你拿去吃。”

无亲无故，我凭啥子要人家的？我不接，笑说：“你说吧，到底有哪样事？”水价有疑问？水费又暴涨？还是……

她羞涩一笑：“头次那水费，要不是你，要缴好多冤枉……没得哪样谢的，这两把蒜苗你拿去吃吧！”

我想起了，这大娘家住城郊，那月水费猛增，是平常量的好多倍，吓得她惊呼老天，连叫冤枉！她丈夫死去多年，儿子赌博，躲债外逃，家中好长时间只她一人生活，又节约，能用几方水？我听到反映后，立即带人前去帮她查找损失原因。原来是地下水管破裂……她感激涕零，千恩万谢。一点小事，何记在心？

再看大娘手中这两把蒜苗，每把四五根，每根筷子粗，蒜叶却严重脱水，耷拉一绺，蔫巴巴的，如在菜市场，块钱一把，也怕没人愿要。我知道，这是卖剩的落脚货。一般人是不拿落脚货送人的，但大娘的处境……我能拂去她的好意让她难为情？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我迟疑一下，躬身笑着接过：“太谢谢了！我正需要这蒜苗炒腊肉哩！”

待大娘如释重负地转身离开时，我趁其不备，把一张5元纸币“飞”进她身后的背篾里。（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家有藏书

□何宇新

古代的人读书不太容易，尤其是贫穷人家的子弟。明代散文作家宋濂是这样叙述自己早年读书之艰辛的：“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记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曲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相比之下，现代的人读书就容易多了。比如，就我而言，至少不存在“无从致书以观”，也无需“假借于藏书之家”，更不必“手自笔录，记日以还”，因为，家中有藏书。

记得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家里唯一不缺的就是书。因为我父亲喜欢读书，在我眼里他就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家里那个不大不小的书架上放满了他读的各类文史哲书籍，至今我的书房里还摆放着他当年读过的书。

也许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读书。参加工作后，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看见自己喜欢的书便慷慨解囊。这样，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家里就堆积了不少的书。

买书的目的是读书而不是藏书，书买回家不读就发挥不了书的作用。但是，毕竟买书容易，读书需要花费时间，读书的速度始终跟不上买书的速度，终究是买得多读得少。从书柜里随便取下一本书，我都有可能没有读过。一套《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我参加工作买的，快到40年了，没有翻过一次；一套精装本的《史记》，忘记了是什么时候买的，放在书架上纸都发黄了，我也很少看一下；一套线装本的“四书五经”可能买了有20年了，一页也没翻过。

我读书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贪多务得。一旦走进书房，面对书架上那一排排整齐的书就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阅读的冲动，拿到这本也想读，拿到那本也想读。我是现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喜欢读文学类书籍，也爱读历史和哲学类书籍，当然也读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书。几年下来看起来读了不少，但其实收获并不大，究其原因没有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读书还是应该有所侧重，不应该一味贪多，一味贪多，只是在面上跑，没有沉下去，总觉得肤浅。贪多务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浅尝辄止。一本书没有读完又拿起另一本看，《古今文学名篇》刚读了一半，又拿《中国通史》读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刚开了个头，又去读《鲁迅经典》，一本书的阅读不能做到善始善终。

当然，家中有了藏书时也会产生一些忧虑。每当我走进书房，看见书架上那一排排还没有来得及读的文化经典就有一种生命有限而知识无涯的感慨，我想，这些书再读十年也看不完。那么，我死了以后，这些书该怎么办？一般来说，最好是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像我父亲去世后，我继承了他的全部藏书一样。但是，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子女喜欢读书，知道书籍的价值。然而，我的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于是，我想到了送人。近年来，我确实送了一些书给朋友和亲戚，一套精美的四大名著，送给了家里的一个亲戚；一套港版的《金瓶梅》，送给了一位好友；两本《中国通史》分别送给了儿子和孙子；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送给了一个兄弟伙；两本《现代汉语词典》也分别送人了。但是，我又转念一想：“都送人了，

我需要的时候又到哪里去找？”现在想想，反正离人生的终点还有段距离，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工作单位：重庆市九龙坡
区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

